

白居易傳

万曼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白居易傳

万曼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年·武汉

內 容 提 要

白居易是我國唐代偉大的现实主义詩人。他生活在唐代階級斗争極端尖銳的貞元、元和年間，当时，他曾以自己的詩歌作为武器，向一切惡勢力作堅持不懈的斗争。他深切地同情人民，时时刻刻企圖为人民減輕疾苦，是当时人民热爱的詩人。本書比較系統、詳細地介紹了詩人的生平及其著作，可供學習歷史和文學的讀者參考。

白 居 易 傳

万 曼 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街字第1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漢口新華印刷廠印刷

*

787×1092 1/16 開·4 1/8 印張·80,000字

1956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8,000

統一書號：1106·15

前 言

唐代的詩歌，經過多年的鍛煉，到天寶年間，形成詩歌的黃金時代。此後體制聲調，逐漸有程式化的傾向，到元和間才又突破樊籬，形成大變。這時的詩人，除白居易外，元稹、劉禹錫、柳宗元、韓愈、孟郊、賈島、李賀、盧仝、劉七、張籍、王建等，都夠不因襲前人，各自開創成為新的詩派。許學夷在“詩體辯源”中論元和詩道：“退之奇險，東野琢削，長吉詭幻，盧仝劉七變怪，惟樂天用語流便，似欲矯時弊，然快心露骨，終成變體。”這裏的所謂變，就是正變的“變”，因為元和比起天寶來，唐帝國的局面，已經日趨衰落，反映在詩歌上的，自然也就不能再是恢宏壯麗。所以白居易即使是“用語流便”，不象以韓愈為首的那個詩派的“奇險變怪”，但是在風格上還是“快心露骨”的。

許學夷認為元和詩是“衰世之音”，是“變”，認為白居易詩在風格上是“快心露骨”的，這種分析都有他獨到的地方。白居易寫詩的目的既然是想要“救濟人病，裨補時闕”^①，自然就言之惟恐不盡；既然是想使讀者“酌人之言補己之過”^②，

① “與元九書”。

② “策林”第六九。

自然也就言之惟恐不激。就是白居易自己，也未尝不是不知这一点，他在給元稹的“和答詩”序中說道：“頃者在科試間，常与足下同筆硯，每下筆時，輒相顧語，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辭繁，意太切則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長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这就說明了矯正当时那种畏忌慎默的“諂成之風”，白居易是不得不这样的。所以直到晚年，他还認為象刘禹錫那些寓憤激于婉約的句子，如“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生子迟”和“沉舟側畔千帆过，病樹前头万木春”之类①，是自己所不能及的。

当然我們并不希望白居易“婉約”，而且按照“風格即人”的原則，白居易那种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对惡势力始終不妥协的性格，事实上也就不能“婉約”。白居易的所以能够批判地反映了他所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白居易的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偉大的现实主义的詩人，原因也在这里。

白居易的所以能够擴大詩的領域，把詩歌成为向一切惡势力战斗的武器，当然不是沒有原因的，他那种正直的性格的形成，是和他早年生活分不开的。白居易的家庭出身，在当时那个講究門第的时代說來是卑微的。（白居易在家狀中所說的从楚公族到白起一段，完全是沒有根据的杜撰。就是所謂北齐五兵尚書贈司空的白建，也是靠不住的。所以后来来到白敏中做了宰相还是免不了被盧發說是“十姓胡中第六胡”②，被崔慎由說是“蕃人”③。）同时，白居易的祖父和父親，終身也不过是州縣佐貳，而且由于战乱，生活也不会是有保証的。他們的官俸也必然和当时一般官吏一样是“或削夺以过

半，或停給而弥年，至使衣食不充，冻餒并至”^㉑。因此白居易虽然生于新鄉，但是新鄉并没有產業，所以他在过滎陽时有詩說是“旧居失处所，故里無宗族”。苻离由于他父親在徐州做官，似乎置有庄園，所謂“別業埵桥北”的就是，可是到后来，也是“强半屬他人”了。襄陽也有旧居，但是在他父親死了以后也就一無所有，所以說是“东郭蓬蒿宅，荒凉今屬誰”。下邳蔡渡好象有他祖父遺留下來的田園，实际恐怕还是白居易做官以后擴充的，当时未必对生活上有所补益。所以白居易在進士及第以前，一直是羈旅乞食，居無定所的。“时难年飢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东”，这就是他早年生活的实况了。根据这种情况，我們就知道他在“与元九書”中說他初应進士时是“中朝無總麻之親，达官無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張空拳于战文之場。”就决不是誇張的說法了。古人說：“殷憂啓聖”，白居易的家庭出身和他的个人遭际，就必然使他对当时官僚政治的殘暴腐朽和人民生活的苦难，有了切身的感受，坚定了和这些黑暗势力战斗的决心。

此外，白居易在詩歌上的成就，和他所生活着的那个时代也是分不开的。尤其是貞元二十年間对他的影响最大。唐帝國自从安祿山变乱以后，784年（唐德宗兴元元年）以前的30年是唐帝國和安史势力殘余生死搏斗的时期；785年以

① 見“刘白唱和集解”。

② 見“唐摭言”。

③ 見“北夢瑣言”。

④ “策林”第三九。

后，貞元二十年間是唐帝國和藩鎮勢力暫時取得平衡的時期。這時唐帝國的疆土，比起天寶時不及三分之一，供稅戶比起天寶時也僅有四分之一，可是為了維持這殘破的局面，官兵卻達到83萬，較天寶時三分加一，大抵兩戶就要供給一個兵的費用。在這種情形之下，人民生活的苦痛是可以想象得出的。同時官僚地主卻又乘機兼併，廣占阡陌，他們的“膏腴別墅，連疆接畛”^⑤，甚至“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陸膏腴，以鄉里計。”^⑥貧農逃戶，走投無路，除了變成了大地主的庄客或傭工，受着更殘酷的剝削，就只有嘯聚山澤或占籍軍伍兩條出路了。貧富兩極分化，階級矛盾就必然日趨尖銳。白居易敘述當時的情況道：

洎天寶以降，政教浸微，寇既薦興，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生于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載，賦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罷，下無安心，虽日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虽日峻筭權之法而歲計不充。日剝月隳，以至于耗竭其半矣^⑦。

不但如此，德宗晚年，意氣頹唐，政務荒落，除任用裴延齡等從事聚斂割剝以外，對朝臣很少信任，所以元稹說是“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為朴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義士，往往抑塞”^⑧。白居易也說：“頃年以來，台官空不知所取，省郎闕不知所求；豈直乏賢，誠亦廢事。”^⑨大官缺員，仕進遇塞，對人民極力壓榨，對藩鎮一味姑息，所以舊書史臣感慨地說：“貞元之際，吾道窮矣！”貞元末年這種政治上僵化的局面所造成的危機，錢易在“南部新書”中說得最清楚，他說：“貞元中仕進遇塞，奏請難行。東省數月閉門，南台唯

一御史。令狐楚为桂府白身判官七八年，奏官不下。由是兩河競辟，才雋抱器之士，往往归之，用为謀主，日以恣橫。”这样就杜絕了新生力量的成長，使藩鎮更加拔扈。所以白居易說是“使天下之聰明，尽委弃于草木中焉”^㉑。总之，貞元年間，是一个無論在那方面都令人絕望的时代，白居易的个性和詩歌，就是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經受了一定的鍛煉，到元和年間，象火中蓮似的燦爛开放。他的偉大的詩篇，象“長恨歌”、“新乐府”、“秦中吟”等，都是貞元、元和間的產品；就是針對貞元間的弊政，从中顯示出白居易政治主張的“策林”，也是在这个时期寫的。貞元二十年間郁積在白居易心里的憤慨，在元和初年完全爆發了。

当然，白居易不会突破歷史环境，白居易的思想，也不会超过为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特征所制約的一定的局限。白居易的所謂“兼济天下”，必須是“时之來也”，然后才能“陈力以出”。和大多数的人道主义者一样，虽然同情人民的疾苦，虽然想使人民擺脫开剝削和重压，但是归根結底，还是要由当时的政权自上而下地來实现。“好皇帝”思想在白居易也一样是有的。这样，一切美好的理想就完全寄托在一个虛幻的

㉑ “旧唐書”四八“食貨志”。

㉒ 元稹：“叙寄乐天書”。

㉓ “才識兼茂明于体用策”。

㉔ 元稹：“叙詩寄乐天書”。

㉕ “策林”第三一。

㉖ “为人上宰相書”。

基礎上，其結果是必然破滅的。所以白居易在貶江州后，心情雖然還是激憤的，但是不久就甘為“霧豹”“冥鴻”，終於是“迴向南宗禪”了。不過，我們應該注意的就是白居易能夠始終堅持真理，始終和惡勢力不妥協的偉大的精神。太和年間，白居易聲望已高，仕進本無問題，但是他不願意象元稹、牛僧孺、李宗閔等那樣有始無終，堅決引退，甘心廢棄。表面上看來，雖然是消極的；但是這種不能兼濟寧可獨善的不合作態度，仍然保持了他早年的主張，是具有一定的積極因素的。而且他那種關懷人民，企圖在一切可能的範圍內為人民減少一些疾苦的意志，無論在朝或是為郡，始終念念不忘。就是直到73歲的高齡，他還為了減少勞動人民的痛苦，在龍門開鑿了八節石灘。這不應該被看做一件小事，他在“開龍門八節石灘詩”的序言中說：“自古有碍之險，未來無窮之苦，忽乎一旦盡除去之，茲吾所用適願快心拔苦施樂者耳。”我們讀到這裡不能不被白居易那種無可奈何的悲憫心情所感動。白居易晚年的作品，雖然表面上是優游暇豫的，但是仔細咀嚼，總會感覺到在他那些閑適的詩篇中隱藏着一種苦味，感覺到一個偉大性格不幸生于那個時代的一種寂寞。這種悲哀，難道是白居易一個人的悲哀嗎？

不過，白居易晚年的詩作，却常常引起一些人的誤解。王世貞說：“樂天晚年，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① 叶燮也認為“其中頽唐俚俗十居六七，若去其六七而有二三，皆卓然名作也。”^② 大致總是以為白詩是用意相同而篇什太多，這點白居易自己也未嘗不知道，他早在“與元九書”中就說：“凡人為

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夫于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況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在多，已当病之，况他人乎。”所以白詩倘若遺留到現在的，不是二千八百多篇，而僅是那些公認為名作的二三百篇，自然白居易就更偉大。可是仔細想一下就會知道，如果真是這樣，我們對白居易這人的認識，就必然不會象現在這樣親切真實。趙執信說：“詩中有人”^㉑，白居易是通過他的詩作把他的人格和思想上的變化，全部無遺地顯示給讀者的。真正是“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喪、所經、所逼、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開卷而盡可知也”^㉒。這就不僅是研究白居易傳記的人感到興趣而已。

此外，關於白詩，由於蘇軾提出“元輕白俗”的說法以來，也造成一種錯誤的看法，認為白居易的詩是俚俗的，這當然不值一辯，但是由此引伸而認為白居易的寫作是容易的，那就是片面的看法了。宋人由於大捧韓愈，對白居易自然不能了解，其實白詩表面上看好象容易，實際却全是經過烹煉的。清朝人就漸漸有人理解這一點，所以薛雪說：“元白詩言淺而思深，意微而詞顯，風人之能事也。至於屬對精警，使事嚴切，章法變化，條理井然，杜浣花之後，不可多得。蓋因元和

㉑ 見“詩林辨源”引文。

㉒ 叶燮：“原詩”。

㉓ 見趙執信：“談龍錄”。

㉔ “薛吟先生墓志銘”(此文有人疑為偽作)。

長慶間与开元天宝时，詩之运会，又当一變，故知之者少。”^②趙翼也說白詩是“無不達之隱，無稍晦之詞，工夫又鍛煉至潔，看是平易，其实精純。”^③我們決不能因为“庄士雅人”反对白詩的通俗而就認為白詩是缺乏藝術性的。刘禹錫贊美白詩的風格时說：“郢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这是真正能够說出白詩的优点來的。总之，白居易寫詩的目的既然是“补察时政，洩導人情”的，在形式上就不可能再是“詰屈聱牙”的。白詩在当时究竟是得到廣大人民群众爱好，这是所謂“庄士雅人”所無能为力的。

至于李戡^④痛詆白詩，認為是“纖艷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甚至恨恨地說：“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这种說法有人認為是杜牧挾嫌誣讒，但是不管怎样，这是一些也不会損害白居易詩歌的价值的。皮日休在“論白居易荐徐凝屈張祜”文中寫道：“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于乐府，雍容宛轉之詞，謂之諷諭，謂之閑適；既持是取大名，时士翕然从之，师其詞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艷丽者，謂之元和体，二子規規攘臂解辯，而習俗既深，牢不可破，非二子之心也。”这不啻是对李戡的說法替白居易做了辯解。

总之，白居易的生活表面上虽然是放逸的，骨子里却是嚴正而有所不为的。郭沫若在“关于白乐天”一文中叙述片山哲对白居易的評價道：

白乐天是深切地同情劳动人民的；他的心境潔白，沒有自私自利的污濁的想念，他的这种心境也充足地表現在他的閑適类的詩中。白乐天是“大众的詩人”，是“为劳动人民祈幸福的和平詩

人”，是“清廉潔白、毅然有所自立的詩人”。

我們在讀過白詩後就會知道這話能夠從表象透入本質，說明白居易的為人的。

① 薛雪：“一瓢詩話”。

② “趙甌北詩話”。

③ 見杜牧：“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志銘”。

目 錄

前 言	1
早年的遭际	1
三登科第	9
翰林学士	17
惟歌生民病	27
从退居到譴黜	38
天涯淪落	47
在忠州	56
宦途气味已諳尽	65
未厭余杭	74
兩請長告	83
再授太子宾客分司	92
老 戒	101
滿頭霜雪半身風	107
寂寞的晚年	113
后 記	120

早年的遭际

772年（唐代宗大曆七年壬子）旧曆正月20日，詩人白居易（乐天）誕生于鄭州新鄭縣。

白居易在群从間排行第22，是他父親的第二个兒子，他还有一个哥哥，名叫白幼文。他誕生的那年，父親白季庚，已經44歲，母親陈氏，却才18歲。此外，祖父白鏗（做過河南巩縣令）是67歲，祖母薛氏，65歲。还有外祖母白氏，因为外祖父已經故去，他母親又沒有兄弟姊妹，便也回到娘家，帮助他母親照顧白居易弟兄。

白居易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詩人。他祖父据說有文集十卷^①，可是並沒有流傳下來。他外祖父名叫陈潤，做過坊州郿城令，現在在“全唐詩”里还保留着他的詩八首。

白居易从小就很聰明，他后來回憶他幼年生活時寫道：“仆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于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仆者，仆虽口不能言，心已默識；后有問者，虽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② 這話自然也不是毫無根據的。

白居易出生的年代，正当安史大亂之后。当时表面上是

① 白居易：“故巩縣令白府君事狀”：“幼好學，善屬文，工五言詩，有集十卷。”

② 見白居易：“與元九書”。

比較平定了，但是黃河以北，仍為安史舊將李寶臣、李懷仙、田承嗣等所盤據。同時梁崇義占有襄鄧均房復郢等州（今湖北省西北部），李正己占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等州（今山東省界），再加上吐蕃連年入侵，蘭廓河部洮岷秦成渭隴右地方（今甘肅省界）完全陷沒；鳳翔以西，邠州以北，都不再屬於唐帝國所有。其他地方，象淮南、浙東、劍南、嶺南，也都有變亂。唐帝國僅僅依靠汴宋徐泗間一條運河向江南人民窮凶極惡的剝削壓榨，才勉強維持住這戰後的殘破局面。據當時的記載：754年（天寶十三載）唐帝國全盛時人口有52 180 488名，到764年（廣德二年），人口便僅有16 920 386名。從這個數字中我們可以想象十年以來唐帝國衰落得多么利害。河南是大戰中心，人民所遭受的災難就更利害了。當時劉晏在給元載的信里就曾經這樣說：“函陝雕殘，東周（洛陽）尤甚。宜陽熊耳至武（虎）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戶千余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烟爨，蕭條淒慘，獸游鬼哭。”^②雖然如此，變亂並沒有結束，第二次大戰正在醞釀。

780年（唐德宗建中元年），白居易的父親白季庚由宋州司戶參軍改授徐州彭城縣令。徐州本來是汴宋留后田神玉所屬。776年（大曆十一年）李靈曜乘着田神玉的死亡據有汴宋曹濮兗鄆徐泗等八州作亂，唐代宗便派李正己和其他四節度使討伐李靈曜。李靈曜平后，李正己又乘亂占得了曹濮徐兗鄆五州，加上他原來的淄青等10州，便擁有15州的地方。所以白季庚做彭城令的時候，徐州早屬李正己。徐州刺史便是李正己的從父兄李洧。

当时藩鎮，除李正己最强以外，田承嗣已死，他的侄兒田悅，仍然据有魏博相衛洛貝澶七州；李宝臣也死了，他的兒子李惟岳也仍然据有恒易趙定深冀滄七州，梁崇义有襄鄧均房等六州，算是比較最弱的。唐德宗即位以來，很想逐漸削平藩鎮，不过李正己等三处，互相勾連，不好动手。只有梁崇义孤懸一隅，兵势又最弱，所以在781年便派李希烈督率各道大兵討伐梁崇义。李正己为着响应梁崇义，便也派兵扼住徐州埇口（今安徽省宿縣北25里亦名埇桥，又名苻离桥，跨汴水上，为当时漕运要冲）。截断汴河餉运。正在这緊張的时候，不料李正己忽然死了，只好由他兒子李納繼領軍务。結果李希烈攻破襄陽，梁崇义投井自殺。白季庚便乘此机会劝說李洧以徐州和埇口归唐。这样江淮漕运才又复通暢。唐德宗因为白季庚有說降李洧的功劳，就擢拜白季庚为徐州別駕并賜緋魚袋。

不久，李洧死了，由州將高承宗繼任。784年（兴元元年）高承宗又死了，由他的兒子高明应繼任。这时白季庚似乎仍在徐州^①。

788年（貞元四年）唐德宗听了李泌的話，改高明应为

① 見“旧唐書”“刘晏傳”。

② 白居易在“襄州別駕府君事狀”中說：“貞元初（785年）朝廷念公前功，加檢校大理少卿依前徐州別駕当道团練判官仍知州事”所錄制書也說：“宜崇亞列，再貳徐方”白季庚在徐州連任兩次，至少也有七八年光景，所以高明应时代，白季庚当仍在徐州，張建封來，始改襄州別駕。

金吾將軍，另派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鎮徐州⑤。白季庚這時也由於任滿，改除大理少卿兼衢州別駕。

就是白季庚在徐州的這個期間，唐室又復大亂。782年，朱滔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殺了李惟岳稱趙王，李納稱齊王；同時朱滔等又共同勸李希烈稱帝，於是李希烈便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始興王。

783年（建中四年）李希烈攻陷汝州，奪取尉氏，包圍鄭州。10月，長安涇原兵變，唐德宗奔奉天，涇原兵擁朱泚為帝。12月李希烈攻陷汴州。784年（興元六年），朱泚更國號曰秦，改元天皇。李希烈在汴州也做了皇帝，國號大楚，改元武成。

由於戰事臨近新鄭，白居易和他的家人大概就在這個時候（782年左右）離開新鄭搬到徐州苜蓿（今安徽宿縣北25里）的。因為白居易後來從蘇州返洛陽時寫的“宿滎陽”詩中說：“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六，”782年白居易正好是11歲。

在白居易11歲以前，白居易家比較重要的事情，除了上述白季庚的事跡以外，還有就是在773年（大曆八年）5月3日，他的祖父白鏜在長安病歿，得年68歲。葬在華州下邽縣⑥。777年（大曆十二年）祖母薛氏死在新鄭，年70，就暫時葬在新鄭縣臨洧里⑦。白居易的祖先原來是太原人，後來移籍同州，到白居易的曾祖父，又搬到下邽。所以白居易有時自稱為太原人，又有時自稱為下邽人。

白鏜夫婦有5個兒子，長子就是白季庚，次季般，徐州